百家随笔

住在草原庭院

□安 宁

夏天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家家户户阔大的庭院里，都有一群鸡撒了欢地奔来跑去。弟媳凤霞时不时就捉来杀上一只，所以它们吃得欢实，跑起来也虎虎生风，就怕一不小心被凤霞的菜刀，带离这片处处都是飞虫和蝴蝶的生机勃勃的庭院。

院子里的草都长疯了。我迷恋隐在高高草丛里撒尿的感觉，好像自己变身为一只野性的狐狸，柔软清凉的草尖轻轻抚过我的肌肤，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仰头看着天空，感觉自己正化作成千上万的野草中的一株，与天空、大地、云朵、风和草原，融为一体。

在这样的庭院里，暮年的牧羊犬朗塔的孤独跟草丛一样深。只要有人在庭院里走动，它就会悄无声息地过去，寸步不离地跟着，仿佛它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每一个家人都是它存活于世的依赖。

朗塔啊，去睡一会儿不行吗？老是跟着人走来走去，你不累啊？阿妈总是这样自言自语地劝慰朗塔。

可是朗塔并不听。它温顺柔和的眼睛里，始终散发着对家人百分之百的依赖和信任。似乎这个庭院，是它生命的全部。即便我已许久没有来过，它依然记得我的气息，在我刚刚踏进庭院的那一刻，就欢快地跑上来迎接我，好像我只是出了一趟远门。就在今天午后，阿妈才发现朗塔前面的左腿上，昨天被大黄狗咬出一道长长的伤口，伤口周围的毛发脱落了大半，露出鲜红色的肉。但朗塔没有发出一丝的呻吟，以至于所有人都忽略了它的伤痛。它只是卧在门口的阴凉里，用舌头不停地舔着伤口，以此来减轻它永远都无法向我们言说的疼痛。

朗塔真可怜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阿妈，不停地絮叨着这句话。似乎这样，她就能帮朗塔的伤口尽快地好起来。

阿爸也很可怜。小脑萎缩的他，已经快要走不动了，即便拄着拐杖，也只能虫子一样向前蠕动。可他还是尽可能地劳动，去菜地里锄草。朗塔总是过去陪伴着他，一言不发地卧在草丛里，听阿爸一边干活，一边跟它絮叨。除了不会说话，我看不出朗塔跟人有什么区别，家里每个人说的话，发出的指令，它都能准确地接收到，并给出回应。

朗塔，进来！阿妈这样唤它，于是在大道上闲走的它，便会快跑几步，从阿妈敞开的铁门缝隙里钻进去。

朗塔，别过来！阿爸这样冲它说。于是它便乖乖地停住脚步，忧伤地注视着远方。

朗塔，出去！我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对钻进房间的它喊。于是它便扭头走出房间，停在门口，温顺地卧在地上。

据说十岁的狗，相当于六七十岁的老人。这样说来，朗塔已是暮年。可它依然像年轻时一样尽忠职守，甚至我睡前出门看一眼天上的繁星，它也会立刻警觉地起身，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正午，阿妈搬一个马扎，坐在门口的柳树下抬头看天。孩子们在天南海北地聊天。朗塔呢，就卧在树下的阴凉里眯眼小憩。

天空上满是轻盈漂亮的云朵，有的像一座山峰，有的像一条游龙，有的像一匹骏马，有的像一只鹰隼。于是那里便仿佛另外一个人间，无数自由的生命在其中飞翔。它们空灵饱满，风一样在天地间游荡。一切都是轻的，柔软的，寂静的。阳光遍洒草尖，微风吹过，大地便闪烁着动荡迷人的光泽。两个孩子沉浸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鸟儿啁啾鸣叫，草茎在空中起舞，牛偶尔发出哞哞的叫声。此外，世界便似乎只剩下我们这一个庭院，它远离尘世，犹如一粒琥珀，在草原的正午，散发幽静之光。

如果在这里待一辈子多好！我对坐在马扎上的阿妈感叹。

是啊，你老了来吧，每天都跟神仙一样，真舒服啊！阿妈也这样感叹。

我对凤霞说，永远不要跟风，把自家房子卖掉，再去外地打工买房，自家的庭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是啊，我不喜欢楼房，我还是喜欢有院子的家。我们的院子又大，还靠着伊敏河，以后女儿读书走出去了，我们老了还是在这里住。凤霞注视着窗外拖拉机上一小片跳跃的阳光，无比神往地憧憬着未来。

小小说

老石

□王 荀

“咚，咚，咚咚咚——”

一个上午，老石敲着欢快的锣鼓，两个表弟紧随其后抬着一条大鱼，上面挂着“发家全靠政策好，致富不忘农商行”的锦旗，兴高采烈地来到乡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门前。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听到锣鼓声，好多人聚过来看热闹，惊奇地看着老石送来的锦旗和大鱼，想一探究竟。

“老石，你弄这干啥？”乡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的杨主任，快步走出大门，握着老石的手说，“锦旗，我留下。鱼，是万万不能收的。”

“别，别，别——”老石一紧张，就结巴起来，脸涨得通红，“别客气，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老石。”

老石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五年前还是村里的特困户，住的三间瓦房是祖辈留下来的，经常漏雨不说，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老石经济上经常捉襟见肘，最困难时甚至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村里发救济物资时，无论哪个村干部，首先就能想到老石。

老石人不懒，就是缺资金、少项目。他有位堂弟前几年发了财，就告诉他养鱼能赚钱，说只要他愿意，可以资助3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老石利用堂弟借给他的钱，建成了鱼塘，购买了鱼苗和有关书籍，专心养起鱼来。看着小鱼儿一天一天长大，老石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可不巧的是那年大旱。随着旱情越来越严重，水位逐渐下降，鱼塘里的水越来越少，只有购买机器设备输水才是上策。可去哪儿弄钱呀？再借堂弟吧，老石张不开口；去银行贷款吧，老石觉得银行不会贷给他，急得团团转。实在没办法，老石与媳妇儿一起早出晚归，用架子车到一百五十米外的地方拉水灌入鱼塘，可这只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没有几天时间，老石心急火燎，嘴角也起了水泡，见谁都想发脾气。

这天中午烈日当空，老石汗如雨下地正干着活，一位男青年骑着自行车在他身旁停下来，热心地问：“这鱼塘缺水，光靠拉水怎么能行？”

“我高兴，我愿意！”老石心急，谁搭话都没有好脸色。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冲？”那人不急不躁，仍然耐心地说，“抓紧买机器抽水。要是没钱的话，去乡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贷款。”

“人常说，放羊看坡场，银行会把钱贷给我？”老石说。

“你去了？”那人眉头一皱。

“没去！”老石有点不耐烦，“我们这些穷百姓，没关系没门路，去了人家也不会理你！”

“你不去怎么知道？”那人哈哈一笑，递给他一支烟，“不信咱俩打个赌！”老石接过烟，情绪有点缓和。

“你猜我是谁？”那人故意卖了个关子。

“你爱谁谁。”老石才没有心思去想那个问题。

“我是咱们乡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的，我姓杨。刚到上庄村回访路过这里。”

“啊？”老石惊慌失措。他试着问：“你是——杨主任？”杨主任点点头。老石急得搓着手，哭丧着脸，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对不起，刚才太失礼啦。你大人有大量，不要与我一般见识。”

“鱼塘缺水，你心里着急上火，发些牢骚我能理解。”杨主任说着，立即给信贷员打了个电话，让他尽快帮老石办理有关手续，解决老石的资金难题。

就这样，老石很顺利贷出了2.3万元。他不敢怠慢，架电线，购买潜水泵、水管，日夜加班给鱼塘补足水，又修建了看护房。看到有了新鲜水的鱼逐渐活泛起来，老石心里也乐开了花。

后来，杨主任下乡回访贷款户时，总会拐到鱼塘来与老石拉家常；老石到乡里赶集买鱼饲料，也经常到杨主任营业部办公室喝茶聊天。久而久之，老石与杨主任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再后来，鱼长大了，销路又成了问题。老石正在发愁时，杨主任亲自与城里几家大酒店老板联系，让他们到鱼塘来买鱼。几年下来，老石的腰包鼓起来了，还清了堂弟和乡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的钱，又在附近修了三个鱼塘，扩大了养殖规模，收入十分可观。

致富后的老石，盖了两层楼房，还买了汽车。为表达对乡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的谢意，老石制作了锦旗，打着锣鼓，抬着大鱼，送到了乡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老石，你遇到了困难，我们帮助你是职责所在。你给我们送鱼，就太见外了吧？抬回去，快抬回去！”

“杨主任，这是我家养的鱼。”老石说到这儿，一屁股坐在营业部门前的道牙上，眼里闪着泪花，“你要是不收，我就坐这儿不走啦！”

看着老石的神情，杨主任笑呵呵地说：“好好好，我收下，我收下！”杨主任拉起老石，“这样吧，我们把这条鱼送到隔壁饭店让厨师做了，今天你的鱼，我的酒，让大伙儿一起吃一顿，高兴高兴。”

老石破涕为笑了。

家乡的柠条

□侯明高

在寒冷的冬季，只有松柏还能在严寒当中保持青春；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中，只有骆驼能够迁就沙漠忽冷忽热的坏脾气……大自然中，这种坚强的植物不少，如仙人掌等。但许多人都未曾听说过柠条这种植物，它具有耐旱、耐寒、耐高温的特质，经常生长在干旱地带，属于旱生灌丛。在陕北的坡坡洼洼，到处可见柠条这种植物。主要原因是陕北过去风沙大，为了防风固沙，这种植物就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植被作用。不仅如此，我和家乡的柠条，还有一段特别的情结。

每到春季，陕北的黄土高坡上开满了漫山遍野的柠条花，整个山坡成了花的海洋，此花形如张开的豆瓣，呈黄色，月牙状。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刻，家里没有什么蔬菜，没有什么好吃的，母亲就摘回了柠条花，回家后经过简单处理，放锅里和土豆一炒，一道家乡独有的名菜就诞生了，解决了家里没有蔬菜的缺憾。

到了盛夏季节，天气特别炎热，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可是成熟的柠条节低调地低着头，并不因为自己的成熟，有丝毫的傲气。因为当时家境贫穷，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就到山洼里摘柠条节来卖，换得几个零用钱。烈日暴晒，母亲有时不戴手套，赤手捋柠条节，柠条的枝节上长满了刺，可是母亲的手丝毫不觉得扎痛。母亲干起活来很干练。不大一会儿，就捋了满满的两大包，然后背回放在院子里进行晾晒，去除壳，里面褐色的椭圆形的籽就可以卖了。

春节过后，正月十六晚上有跳烟火的习俗。据说一家人跳了烟火，就能一年四季大吉大利，燃烧烟火的柴首选柠条了。母亲在十六日白天早早去坡洼，砍上两棵柠条，晚上的烟火就有着落了，一到晚上我就盼望着父亲点燃烟火，看着一堆熊熊燃烧的烟火，发出“吱吱”的声音，我们一家人来回跳动，热闹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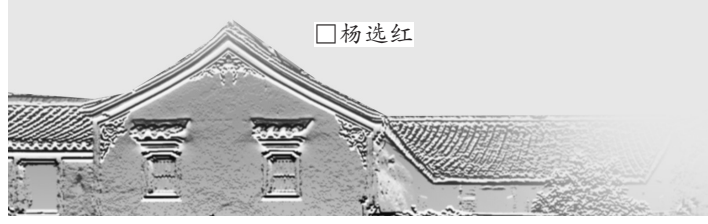
无论在夏季还是冬季，柠条总是羊儿们的救命稻草。每逢放羊的时间，把羊群赶在柠条洼，每只羊占据着自己独有的一棵柠条，享受着美餐，并且发出嚓嚓的啃咬声，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柠条是羊儿的硬干粮，啃起来有嚼劲，又耐饥，不像野草野花虽然好吃，有着诱人的香味但不耐饥。这时只见放羊人躺在上畔，哼着小曲，抽上一支烟，是多么的悠闲自在。

柠条的生命极其顽强。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它都挺立在黄土高坡的山洼上，也从不因为环境的险恶、人畜的打扰而低头屈服，总是默默地生长着。

我喜欢陕北的柠条，更喜欢它顽强、质朴的品质。

遥远的校舍

□杨选红



有哲人说：“距离能产生美。”诚然，无论再艰苦的岁月，再苦难的生活，经悠悠岁月的风吹雨打，回头远远地凝望，那些困厄、苦难，曾深深刺痛过人肉体和心灵的部分，总能给往事罩上一层淡淡的俏丽的影子，像糙米、麸皮经过发酵变成醇香上口的美酒耐人品味。

那年师范毕业兴冲冲又满怀不安心情的我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乡里去报到，同年分到这个乡的师范同学和我一共三个人。一个同学家住乡政府附近，就分配到了中心小学，另一位同学的哥在区上一所单位工作，就进了初级中学，家在外乡的我则进了偏远的普通小学。那阵子，我常自嘲地说，我是被分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这所小学不大，连学前班算上有七八个班级，九名教师，大部分是本村人。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有三四个人，到下午就只有我一个了。那座泥坯厨房，一遇下雨泥珠子顺着壁顶纷纷拖着长长的尾巴倒挂而下。碳块在案板底下堆放久了，做饭的老人常常弄得满屋子滚滚狼烟也生不着火，只好在校园里搜寻能烧的木头。

老人家境不好，照管着一个没有母亲的孙儿，忙了学校又要忙家里。我便让老人中午做饭多做一些，晚上我好自己热热剩下的饭吃。没菜了，少醋了，让学生回家给老师捎一些来那是平常的事情。有时候，老师们执意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村子里老师家的饭我都吃遍了。后来我去过不少学校，环境是美了，条件也方便了，但人和人之间的情味越来越稀薄了。

吃饭总能胡乱地应付过去，可当老师们伴着清脆的铃声纷纷骑车回家，学生们像小鸟一样拍打着翅膀归巢，夕阳也收敛了光芒倦倦地落下山去的时候，就是我最寂寞的时候，学校孤零零地蹲在崖畔边，远离着村舍。20岁的我静静地守在学校里，像滚烫的热水盛在了冰冷的瓶子里。冬夜漫漫，一个夜晚就像是一个世纪。我只能如农人一样，早早关上铁门，插好栓子，把自己融入静谧旷远的夜晚里。自己的房子中间是一具烧得通红的火炉，红红的火焰摆动着淡蓝色的火苗，炉口煨放着一圈卧得整整齐齐的红薯。在灯光下，枕边或是响着收音机，或是一本书籍，我津津有味地聆听或是边阅读边摘录着动心的语句。夜晚就这样一点一点度过，又苦涩又甜蜜。

无奈的是农村冬夜停电，只好天刚擦黑就躺在床上，仿佛躺在一艘漫无目的地漂浮在黑漆漆海面的船只上，糊里糊涂就睡过去了，我仿佛沉沉地睡在水底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直到整个人被窗外学生嘈杂的声音吵醒。

最高兴的是冬夜有朋友来。两人对靠在床头，边天上人间地闲扯边掰开热腾腾、香气四溢的烤红薯。冬夜，屋外万籁无声，屋内却是两人忽高忽低的交谈声。不知什么时候谈话声也停止了，睁开眼睛天已黎明。

当然，贵为人师也有得意的时候。初来乍到，老校长给我分配了学校一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兼班主任。下课铃响了我抖抖粉笔屑走出教室，小家伙们如同鸡雏追母鸡般成扇形把我包抄围住。置身在学生们淳朴、热切、灿烂如山花般的笑脸中，信任、爱慕、澄澈如林泉般的眼神回应了这个又回应那个，不亦乐乎。如此，我只好以一位和蔼可亲的“阿姨”自居了。

和孩子们在一起，不光是严肃的老师，可亲的“阿姨”，有时还会是花果山上的那位猴王呢。早晨领学生们到操场晨读，学生们叽里呱啦大声读书，我便拿一本书蹲在一边也出声朗读。那个机灵的班长使几个眼色，马上有几个班上的机灵鬼飞快地放下课本跑出去，不大一会儿，他们就前呼后拥晃晃悠悠地抬来我那把又笨又重的椅子。真让我又生气又好笑又感动，还不由得暗暗生出一丝美猴王似的得意来。

时光像一列飞驰的火车，我已由刚参加工作时20岁的小青年向中年飞奔而去。隆隆的列车越开越远，身后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铁轨伸向奔来的方向。回首望去，那座遥远的校舍，俨然就是我踏上教书育人工作征途的第一座站台。

山与石

□张雨竹

父亲是一座山，而我是父亲用力托起的一块顽石。

——题记

父亲是一名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火车司机。他一米八的大个头儿，皮肤因常年的室外劳作晒成灿灿的古铜色，粗壮的胳膊孔武有力，刚毅的面部轮廓和严肃的表情常令人望而生畏。就是这样一个粗犷的北方汉子，偏偏对生活充满绕指般的柔情。

母亲也是铁路工作者，只有在节假日，一家人才能团聚。即便如此，父亲仍在我的世界投下浓墨重彩。父亲那只布满厚茧粗糙的手，随便几个零件就能给我造出一个像样的小玩意儿。小学时，我想要小飞机，没想到父亲三下五除二就给我做好了。小小的我看着一个个零件组成的飞机模型，嘴里发出惊奇的叫喊，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等待父亲完成的那一刻。父亲一停手，我便拿着飞机模型，飞快地跑向母亲炫耀。

不仅仅是手工，父亲写一手好字也是值得骄傲的。每逢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都会请父亲帮忙写请柬。这个时候，我总是刻意凑到父亲跟前，大声念请柬上几个自己识得的字，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父亲喜欢读书，每次工作回家，他总会用各地淘来的“战利品”将母亲整理齐整的茶几摆满，其中码得最高的，往往是一摞摞书。幼时的我并不理解，书既不能吃也不能拿来玩，父亲为什么一捧起就是一个下午？

眼看日影西斜，父亲的影子也被夕阳拉得很长。我那时常常追着他的影子蹲在其中，玩具玩个遍还是觉得无趣。终于父亲合上了书，向我走近，张开怀抱，于是我的烦恼也在这一刻一扫而光，跳起来扑进父亲的怀中。他总能稳稳接住凌空跃起的我，并把我举得更高，这时照在他背影上的金黄总会倏然铺满我的脸。

晚饭后是温馨而难得的团圆时光。父亲把我抱在膝上讲外面的见闻，在他的描述里，我很早就领略到了各地不同的绝美风光和民俗人情。

那时，高大的父亲是我眼中最厉害的人。

后来父亲工作忙了，一个多月才能回家一次，但每次回来他总会偷偷地给我零花钱，最少是50元，这对年幼的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父亲认为，孩子应该在成长中学着去合理支配金钱，一味地杜绝与钱的接触对孩子的成长百无一利。母亲则认为无论如何这笔钱金额还是过大，经常斥责父亲对我的娇纵。

“这是给她买书的钱……”父亲一边找借口，一边背过母亲给我挤眉弄眼：“欸，是不是？”“对对对，买书的，买书的！”我一边附和着一边和父亲一起从母亲的视线中迅速消失。

在父亲看来，知识是神圣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好好读书。每次回家，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你要多读书，对你有好处。”十来岁的我正值叛逆期，对他的话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偶尔还会加以顶撞。这时候，父亲脸上总会浮现出一种沧桑，我也总是为自己的口无遮拦而愧疚。看到他复杂的眼神，我不敢，也不舍得问他。我曾偷着问过母亲，母亲看着我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卖力气。”她叹了一口气，“那样日子太苦了……”

因为距离太远，我从未到过父亲工作的一线，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工作的想象。我曾梦见，一条长长的铁路一直延伸到天际，会喷气的绿色火车呜呜地鸣着笛，呼哧呼哧地开进云端里。路旁有很多像父亲一样黝黑的人，他们蓝色的制服或工作服上绣着金色的铁路路徽，如同战士一般守卫着铁路。

那时的我只顾着感慨和分享父亲这份很酷的职业，不知道也并不曾用心体悟过父亲的艰辛，更遑论对父亲的关心。

2009年夏天，母亲突然带我进了秦岭。那天太阳十分火辣，晒得人睁不开眼。我低着头随着母亲往前走，突然听到一声号子，响彻云霄。我不由得握紧了母亲的手。

火车头距离我们很远，只看到窗口有个人正探出头，兴奋地向我们挥手。我从那臂膀黝黑和汗水浸透的衣衫中，一眼认出了父亲。

“爸爸！”我大声呼唤着，“那不是我爸吗？”我摇晃着母亲的手惊喜地问道。

“爸爸开车，刚好路过这里，但只停一会儿，带你来看看爸爸。”母亲解释。

看到疲惫却又对工作充满热情的父亲，我内心五味杂陈……

随着我年龄和见识的增长，父亲这份曾经看来很酷，我拿来跟小伙伴炫耀的职业，也慢慢褪去了神秘的面纱。

他略显笨拙地为我铺平脚下的路，标注他踩过的坑，他也是在摸着石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努力蹚着生命的长河。第一次当父亲，学历并不高，他也不怎么懂得教育。但是，他会把他最宝贵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捧给我；会在我跃起落下时稳稳地接住我；会把我抱在膝头慢慢教我人生的道理；会以身作则地告诉我何为希望、勇敢、坚持和理想。

人说父爱如山。我的父亲确实像一座山，无论是形象、块头还是性格，我是这座山一直用力托举着的一块顽石。在父亲的托举下，吸收了足够的光和热之后，好像我也变成了能散发光和热的光源，可以照耀和反哺这座托举我多年的大山了。

父亲是山，我是天空上的一颗星。